

宋代官田出租订立租佃契约说质疑

杨际平

本文不同意宋代官田出租订立契约说,认为政府发给佃户的“户帖”、“公凭”、“契券”等,只包括租佃契约应有的部分内容,缺乏最重要的有关主佃双方权益的内容,仅是官府颁给佃户的土地使用权证书,而非租佃契。并由此论及汉唐宋元官府始终未与佃户订立租佃契约。

作者杨际平,1944年生,史学硕士,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

近年来,史学界对宋代租佃关系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但也有一些问题,还应深入探讨。如许多同志认为:宋代官田出租时,“佃农与官府之间订立了一种封建租佃契约关系”,立契之后,“土地出租者即国家和租佃者两造共同遵守”。^①笔者以为,宋代官田出租虽多模仿民田办法,但就订立租佃契约而言,两者却迥然不同。民田租佃,多数订立契约;官田出租,却未见订立租佃契约者。

主张宋代官田租佃订有租佃契约者的主要论据是下引《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162所录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十二月诏。

(太平兴国七年)十二月诏:诸路州民户或有欲勤稼穡而乏子种与土田者,或有土田而少男丁与牛力者。许众户推一人诣会种植者,州县给帖补为农师,除二税外,并免诸杂差徭。凡谷、麦、豆、桑、枣、果实、蔬菜之类,但堪济人,可以转教。众多者,令农师与本乡里正、村耆相度且述土地所宜,及其(疑为“某”之误)家见有种子,某户见有闲丁(疑为“闲丁”之误),某人见有剩牛,然后分给旷土,召集余夫,明立要契,举借粮种,及时种蒔。俟收成,依契约分,无致争讼。官司每岁较量所课种植功绩。如农师有不能勤力者,代之;坠农务为饮博者,里胥与农司谨切教诲之;不率教者,州县依法科罚。九年,以其烦扰罢之。

论者引用此诏多未征引诏令全文,而仅引用其中“分给旷土,召集余夫,明立要契,举借粮种,及时种蒔。俟收成,依契约分,无致争讼”数语,而造成州县官府分旷土给农民佃种,与佃农“明立要契”的误会。其实,该诏书与官田租佃了不相干。这里所说的“旷土”,主要是指“有土田而少男丁与牛力者”无力耕种的荒闲地,而不是政府的各种官田。从政府角度讲,这只是劝课农桑、鼓励垦荒而已。但其做法又与过去招诱贫民垦荒(或佃种官田)、假牛犂种食的做法稍异。这次是由乡老、里胥、农师等出面协调,让“欲勤稼穡而乏子种与土田者”与“有土田而少男丁与牛力者”互相调剂。让“欲勤稼穡而乏子种与土田者”与有旷土、有种子、有剩牛家“明立要契”,收成后,双方“依契约分”。对于有余

^①参见漆侠《宋代封建租佃制及其发展》,《陕西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曾琼碧《宋代佃耕官田的农民》,《中山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关履权《宋代的封建租佃制》,《两宋史论》第168页;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第63页。

粮、可提供籽种者来说,这是一种借贷关系;而对于有“旷土”与“剩牛”者来说,他们与无地或少地的“余夫”的关系,仍是一种租佃关系。而对于地方当局,则只是组织生产而已。官府既非“明立要约”的一方,当然不可能从中得到封建地租。对于这一点,《宋史》卷173《食货·农田》已有明确记载:

太宗太平兴国中,两京、诸路许民共推练土地之宜、明树艺之法者一人,县补为农师,令相视田亩肥瘠及五种所宜,某家有种,某户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同乡三老、里胥召集余夫,分画旷土,劝令种蒔,候岁熟共取其利。为农师者蠲税免役。民有饮博怠于农务者,农师谨察之,白州县论罪,以警游惰。所垦田即为永业,官不取其租。其后以烦扰罢。

根据上述记载,即使是无主的“旷土”,也不采取收公出租的办法,而是允许百姓协作垦辟,“共取其利”。所垦之田,即为永业,“官不取其租”。由此可见,将太平兴国七年诏看作“佃农与官府之间订立了一种封建租佃契约关系”的实例,实不得要领。

宋代,政府出租官田或出卖官田,或在政府出面丈量田土之后,常由政府颁发“户帖”作为“公凭”^①。出租官田时所颁给的“户帖”、“公凭”,也常被视为官府与佃农之间的租佃契约。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且看论者经常引用的一些论据:

(1)《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33记:

宣和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农田所奏:“应浙西州县自今来积减退露出田土,乞每县选委水利司谙晓农田文武官,同与知佐分诸乡村检视标记,除出人户已业外,其余远年逃田、天荒田、草薹、茭荡及湖浜退滩、沙涂等地,并打量步亩,立四至、坐落、著望、乡村,每围以千字文为号,置簿拘籍。以田邻见纳租课比补,量减分数,出榜,限一百日召人实封投状,添租请佃。每户给户帖一纸,开具所佃田色、步亩、四至、著望、应纳租课。如将来典卖,听依系籍田法,请买印契,书填交易。”从之。

(2)《宋会要辑稿》食货5之25记,南宋初年,政府曾下令清查被冒占的官田,为此,要求地方当局审查逐段田土。

见系甚姓名人户佃赁,逐户各有官司给到凭据。如无,即系冒占。仰本县立定租课,令依旧佃赁。仍令所委官立定状式,镂板遍下乡村,出榜晓谕。许限一月投状自首立租,特予免罪,及更不追理以前租课。将逐项田舍,令本县置籍,分明开坐(疑为“立”之误)乡村人户姓名、着落去处。合纳租课数目,逐一拘管。如违限不首,许诸色人告。其犯人,依条断遣,及追理以前租课。

(3)《宋会要辑稿》食货6之27—28载:

(淳熙)九年五月九日秘书省著作郎袁枢言:“两淮地广人少,豪民所占之数不知其几。力不能垦,则废为荒墟。他郡之民,或欲请佃,则彼以疆畝为词,郡县无以稽考,终不能予夺。乞令两淮州县取民户见输之课,计其多寡,分画疆畝;而立契券,随亩增租,以其余给与佃人,庶革广占之患。”从之。

(4)《宋会要辑稿》食货6之28—29载,光宗绍熙二年三月户部言安丰军奏乞展限许令人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175载:“闽、侯官十二县,共管官庄一百四,……於太平兴国五年准敕差朝臣均定二税,给帖收执”,此即均定二税后颁给农户的户帖。同书同卷记载,天圣年间,三司议出卖福州官庄,议定“候纳钱足,给户帖与买田人,执为永业、应付差徭”,则是赁卖官田后颁给承买者的“户帖”。《宋史》卷174《食货志》记,“熙宁五年,重修定方田法,……方量毕,以地及色参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税则;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一季无讼,即书户帖,连庄帐付之,以为地符”,这又是丈量田土、均定税额后颁发的户帖。此外,招民垦荒时,也常发给户帖。诸如此类户帖的作用,主要在于确认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

户首并包占田亩等事，建议：

应有荒田之家，尽实陈首批凿契据，置籍，在官照应催耕施行。如见占田人元给公据自有四至，若四至之外宽剩田土，套同包套，使无田之人，不得请射。官中置籍，自可因而稽考刷取各人公据四至以外田土，许人清佃。

论者引用以上资料，多数也比较简略，这里为了便于讨论，则不嫌累赘，尽量引全。

根据上引《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33载，招标出租荒闲官田时，政府颁给佃户的“户帖”，含有以下三个内容：（1）田土面积；（2）田土的位置；（3）应纳租课。这三项内容通常也是租佃契约必备的内容，所以常被误认为官府与佃农之间的租佃契。其实，此类“户帖”只是包括租佃契约应有的部分内容，而未包括租佃契约必备的全部内容。这里不妨引用两件敦煌出土的唐末五代（或宋初）民间租佃契约作为比较：

（1）唐天复四年（904年）令狐法性一贾员子租佃契：

天复四年岁岁次甲子朔月拾柒日立契。神沙乡百姓僧令狐法性有口分地两畦捌亩，请在孟授阳渠界。为要物色用度，遂将前件地捌亩，遂共同乡邻近百姓贾员子商量，取员子上好生绢壹匹，长捌，综叁壹匹，长贰丈五尺。其前件地租与员子贰拾贰年佃种。从今乙丑年至后丙戌年未却付本地主。其地内，除地子一色，余有所着差税，一仰地主抵当。地子逐年于官，员子逞（呈）纳。渠河口作，两家各支半。从今已后，有恩赦行下，亦不在语说之限。更亲姻及别（？）称忍（认）主记者，一仰保人抵当，邻上觅上好地充替。一定已后，两共对面平章，更不休悔。如先悔者，罚壹驮入官。恐后无凭，立此凭儉（验）。

地主僧令狐法性

见人吴贤信

见人采员住

见人都司判官汜恒世

见人行局判官阴再愈

见人押衙张

都虞候□□

（2）乙亥年（915年或975年）索□护一索黑奴租佃契：

乙亥年二月十六日，敦煌乡百姓索黑奴、程□

子二人，伏缘欠阙田地，遂於侄男索□护面上，於城东枕渠中界地柒亩，遂租（租）种瓜。其地断作价值，每亩壹硕二斗，不谏（拣）诸杂色目，并忽收纳。共两（两共）面□平章。立契已后更不许休悔。如若先悔者，罚麦四驮，充入不悔人。恐人无信，故立此□（契）。

租（租）地人 程□子

租地人 索黑奴

此两件租佃契除了载明出租田土的面积、位置、租额外，还记载租佃年限、地租品种成色、罚则、见人（或称“知见”、“保人”）等等。后两项尤为重要。无此，主佃双方的权益就得不到保证，就不成其为租佃契。宋代官田招标出租时，政府颁发的户帖，恰好就缺乏这两项必备内容。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户帖”不是佃户出具给政府，而是政府颁发给佃户；不是保存在官府，而是保存在佃户。

如上引唐末五代（或宋初）敦煌民间租佃契所示，在预付地租场合，因佃人在签约之时即已全部履行义务（即交纳地租），故佃人可以不必签署画押。而田主，因其已实现土地所有权（收取地租）而又尚待履行义务（交出土地使用权），故必须签署画押，交佃户收执。而在后付地租场合，情况则恰恰相反，因为佃户尚未履行义务，所以，在其实现土地使用权之前，必须事先立下契书，交田主收执。宋代出租官田，都是后付地租。如果官府与佃户之间确实存在契约关系，那么，这种契约也无疑应由佃户出具给政府，而不是相反。

从上引《宋会要辑稿》几则资料，我们也可以看出，佃户手中的“户帖”、“公凭”、“公据”等，不是官府借以向佃户索取地租的凭证，而只是官府确认佃户对官荒田的使用权的凭证。如果佃户无此凭证，就可能如《宋会要辑稿》食货5之25与食货6之28—29所载的那样，被视为“冒占”官田，从而被剥夺对官田的使用权。

上引淳熙九年袁枢建议，其中虽有“而立契券，随田增租”之语，实际上仍是官府颁给民户的户帖。按照袁枢的建议，两淮州县当局应根据民户现输课额，确认其可以保有的田土数额（而不是据其广占之田地，确定税租定额），亦即将民户广占田土时的现输之课“浓缩”到一定的地亩上，颁给公凭，确认其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多余的田土（实即无税之田）则被视为被广占的官田，颁给“他郡之民，或欲请佃”的佃人。袁枢只建议与现输课的两淮土著民户“立契券”，而未建议与新招徕的佃人“立契券”，这更证明此类“契券”并非租佃契。袁枢所说的“随田增租”之“租”，很可能也只是国税，因为江淮民户所占之田，未必都是官田。由此可见，袁枢的建议也不足证明宋代官府与佃人之间存在契约关系。要言之，上述各种“户帖”、“公凭”、“契券”，都只是政府颁给佃户（或一般民户）的土地使用权证书，而不是租佃契。

论者或疑，西汉“假民公田”时就已订有契约，为什么到了宋代，官田出租反而不订契约？我以为，所谓西汉“假民公田”订有契约的说法，也是一种误解。《汉书》卷29《沟洫志》载：

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而儿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傍高仰之田。上曰：“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洫，畜陂泽，所以备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糴行水，勿使失时。”

颜师古于“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句下注曰：“租挈，收田租之约令也。郡，谓四方诸郡也。挈，音苦计反”，不合《汉书·沟洫志》原意。检《说文解字》手部云：“挈，县持也，从手，𠂔声。”宋本《玉篇》手部亦云：“挈，苦结切。提挈也。”可见，挈的本义是持取。所谓“内史租挈重，不与郡同”，即指内史稻田的租额订得太高，高于一般州县的公

田。故又有“其议减”之说。若将“租挈”释为“租契”，那就无法理解“租挈”的轻重、增减问题。

这里再顺便讨论元代官田出租是否签订租佃契约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元代的租佃关系无论官田或民田，大都立契约作为结合的凭据”^①。其证据就是《元典章》卷19《户部》5《转佃官田》载：

山南廉访司申：体知得一等农民，将见种官田地，私下受钱书私约，吐退转佃。佃地之家，又不赴官告据改立户，……据佃种官田人户，欲转行兑佃与人，须要具兑佃情由，赴本处官司陈告，勘当别无违碍，开写是何名色、官田顷亩、合约官租，明白附簿，许立私约兑田，随即过割，承佃人依数纳租。违者断罪。

其实，这里所说的“合约官租”仍只是原议租额之意，从中仍看不出官府与佃农曾订有租佃契。从国家佃农兑佃官田、过割官租的手续看，政府也只要求原佃户赴官陈告，将官田名色、亩数、原定租额“明白附簿”，“随之过割”，而未要求新佃户与官府重新签订佃契。由此看来，《元典章》此则资料也不足以证明元代官田出租，订有租佃契约。

官田出租在我国可谓其来久远，然自汉唐迄宋元始终未见官府与佃户订立租佃契约的实证^②。究其原因，当在于其时国家佃户的身分地位尚未提高到足以与政府签订租佃契约的程度。因此，政府可以不必借助租佃契约，即可达到向佃户索取地租的目的。在这里，超经济强制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①参见李幹《元代社会经济史稿》第29页。 ②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直接间接反映麹氏高昌与唐代西州官田出租情况的文书不少，民田、寺观田的租佃契也有上百件，可就是未见官府与佃人签订的租佃契。这种情况恐非偶然。有关麹氏高昌与唐代西州、沙州租佃制情况，参见韩国磐教授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所收韩国磐《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夏田券契来谈高昌租佃的几个问题》与拙作《麹氏高昌与唐代西州、沙州租佃制研究》。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评介

由苏成全、宋寅展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是一本全面、系统地阐述20世纪欧美文学发展新趋势、新成就、新问题的断代文学史教科书。全书4章20节，在体系结构上新颖别致。从史的角度着眼，牢牢把握文学发展的总体框架，既有对这一时期文学的整体论述，又有对20世纪西方无产阶级文学、资产阶级传统文学以及现代主义文学的条分缕析，亦有对各种文学思潮、流派、现象、重点作家作品的具体阐述。对尼克索、布莱希特、海明威等18位在西方文坛影响较大的作家及其代表作，该书也作了重点评介。

以大学中文专业教科书的标准衡量，该书具有如下突出的特点：第一，紧扣现行文科教学大纲，既科学严谨，又条理分明，通俗易懂；书中有醒目的内容要点提示和紧扣内容的课后思考题和参考书目。因此既适合于作教材使用，又适合于作学生的自学读本。第二，本书涵盖面广、信息量大。注意到专科到本科阶段教学内容的衔接，也充分体现了本科阶段教学的特点，有利于扩大学生的艺术视野，开拓新的知识领域。本书在编写中渗入编者自己的真知灼见，也吸收了学术界研究的最新成果。在作家作品评论、文学流派分析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学术性。

总之，《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有新意、有深度、又有广泛的适应性，值得一读。

殷 子